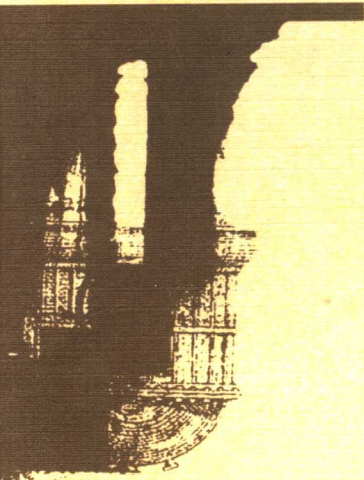


洗浴的历史

[法] 乔治·维伽雷罗 著
许宁舒 译



1450年，巴黎鼠疫流行。水使皮肤毛孔张开，鼠疫侵入，人们远离浴室，擦拭以保持清洁。

1832年，巴黎爆发霍乱。水使皮肤毛孔张开，去污健体，人们经常沐浴以驱病健身。

水能带来危害，还是保护？

这是一段身体清洁与水之关系的历史，耐人寻味。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文明进程”丛书

洗浴的历史

[法] 乔治·维伽雷罗 著
许宁舒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Le propre et le sale: L'hygiène du corps depuis le Moyen Age
by Georges Vigarello

Copyright © Edition du Seuil, 2000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1-07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洗浴的历史/(法)维伽雷罗著;许宁舒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

(西方文明进程丛书)

ISBN 7-5633-5126-4

I.洗… II.①维…②许… III.沐浴-历史-世界 IV.TS974.3-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09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00mm 1/32

印张:9 字数:204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说起“文明”，似乎下意识地总想到“发明”两个字。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许多国人的心中，也似乎总是淹没在火药、指南针、造纸和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的辉煌之中。然而，文明这两个字，却负载着异常沉重的历史，充满着难以索解的悖论，在“文明”这两个字的背后，甚至还透着血腥。在9·11事件前后，当今世界所经历的一切，到底是文明，还是野蛮？

对这个带有人类存在根本性问题的困惑，促使我开始对“文明”问题有所思考，促使我把目光投向域外，投向西方的文明，投向所谓文明的西方，想要弄清楚到底何为“文明”，西方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文明进程？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基佐曾写过皇皇四大卷的《法国文明史》，他对“文明”这个词有着明确而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文明主要包括两点：社会状态的进展，以及精神状态的进展；人的外部条件和一般条件的进展，以及人的内部性质和个人性质的进展；总而言之，是社会和人类的完善”。按照基佐的这一定义，文明的进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 and 人类不断完善的进程。

社会与人类不断完善的进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要考察这样一个进程,对整个人类的文明的进程哪怕“稍作正确的叙述”,拿基佐的话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意味着要对世界“不同民族发生过的事件,对他们本身的历史,而且还要对他们的语言、文学、哲学,最后还要对他们的生活经历的一切方面都具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如此看来,任何人对世界文明的思考注定都是片面的,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考察也注定是肤浅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从人类历史的某个侧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管窥一二。正是出于这一天真而善意的愿望,我们有目的地聚焦于西方世界的某些历史阶段和西方社会的某些侧面,选择了西方历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别具一格的探索成果,以“西方文明进程”丛书的形式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观察历史真实的“碎片”,也为广大读者思考文明问题展现独特的视角。

收入本丛书的研究成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撰写的“文明史”。它们不求面面俱到,但求目光独特;不求论述系统,但求思考深刻。而进入我们选择视野的,则是人们在思考文明问题时往往忽视的一些侧面。从收入本译丛的六部书的书名看,除了《书籍的历史》与《西方媒介史》这两部书,其余四部读者似乎很难将它们与西方文明进程联系起来。然而,透过《魔鬼的历史》,作者为我们解析了两千多年来西方历史上魔鬼与恶的化身,通过对魔鬼的概念的追索和魔鬼形象的分析,揭示了西方社会特有的文化和知识活动的深层要素。而《镜子的历史》,则是人类和自己的形象的历史,镜子所折射出的是文明的多重含义。顺着《流浪的历史》的踪迹,我们看到的是饥荒、瘟疫和战争中一个独特群体的命运,是仁慈与暴力的较量;在《洗浴的历史》中,作者则以大量史料

和文学作品中提取的生动的例子,描述了西方人“行为举止文明化的进程”,洗浴的历史于是透现出一部“社会文明发展史”。

从这一个个生动而独特的社会侧面,从历史学家们所搜集的历史的真实碎片中,相信有心的读者一定会像本雅明一样,读出自己的一点感悟,窥见文明的几分真相,那残酷而并不令人绝望的真相。

许 钧

2004年12月24日于南京

引 言

《滑稽故事》描写了被几个蒙面之徒神秘绑架的唐·卡洛斯的日常生活,从而再现了一幕盥洗的情形。这位被绑架者十分讲究,盥洗室布置得奢侈豪华。斯卡隆(P.Scarron)^①对人物动作以及物品进行了描绘:殷勤周到的伺候和细节上的奢华——比如镀金的雕镂银烛台,另外还有清洁的印记。然而这里所说的“清洁”与现在的“清洁”并不是一回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迥异之处;有与今天的某些行为相近的,也有相去甚远的。斯卡隆描写的是在今天已处于次要地位的做法,对于那些现在看来十分重要的做法却一带而过。尽管今天最日常的行为在这儿也能找到对应的蛛丝马迹,然而却是如此“匮乏”或者说“模糊”,似乎这些行为还有待发明一样。而且,对洗漱的唯一一次描写也十分简单:“忘了跟你说我想他是漱口的,因为我知道他十分在意他的牙齿……”^②对清

① 1610—1660,法国散文家、诗人和剧作家。《滑稽故事》(1651—1654)是其最主要的作品,也是法国最早形成的戏剧小说风格的作品之一。——译注

② P.Scarron, *Le Roman comique* (1651), in *Romanciers du XVII^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Pléiade, 1973, p. 560.

洁的关注更明确地集中在内衣和服装上：“一个蒙面的小矮个来伺候他，帮他穿上世界上最漂亮、最洁白、最芳香的内衣。”^①

在这些场景中没有水的踪影，即使有，也只是用来漱口的水。清洁是出于视觉和嗅觉的需要，不管怎样，它存在着，有着自身的要求和标准，不断重复，但首先是为了美化外表。清洁的准则体现出来了。然而与今天的卫生准则不同，它首先关心的是内衣，然后才是皮肤，因为前者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仅仅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我们无法否认清洁行为已经存在于前科学文化中。这样，卫生准则并非从“零”而来。这里即将展现的是它们的演变过程和复杂化过程，尤其是能够体现这些准则的做法，以及准则的转变方式。

讲述清洁发展史，首先要说明各种清洁要求是如何逐渐形成的。这部发展史列出了各项规定，再现了清洁卫生的发展进程。唐·卡洛斯盥洗的场景只是反映了其中的一段历史。显然，在此之前，还有别的较为粗糙的卫生习惯。那时，换洗衬衣不如唐·卡洛斯的时代那样受重视。在15世纪小说《巴黎的让》^②所描绘的王室接待仪式中，尤其是内衣，根本不是经常受到关注的对象，也不是评判高雅与否的标准。^③

在这里，清洁使官能感受变得高雅，并使之明晰化，从而反映了官能感受文明化的渐进过程。这是行为举止文明化的过程，也是私人空间扩大和个体自我约束增强的过程：私密的清洁，内在与外在之间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从更广义的角度而言，这也是文

① P. Scarron, *Le Roman comique* (1651), in *Romanciers du XVII^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Pléiade, 1973, p. 560.

② 15世纪末无名氏所写的一部小说。讲述了法国国王让如何战胜英国国王、得到了西班牙国王的女儿的故事。——译注

③ 参见本书第二部分第一章。

化对即时感觉逐渐产生影响的过程,^①反映了这些感觉的延伸。相对于以更换衬衣和衬衣的整洁程度为衡量标准的卫生观念而言,以有规律的身体清洗为重的卫生观念体现了更大的认知差别和更强的自我约束意识。

另外,为了阐述这段历史,必须让我们今天的卫生标准保持缄默,这样才能在已被遗忘的行为中重新认识另一种卫生观念。例如,朝臣们用白毛巾擦脸,而不是用水洗脸。这种“干式”盥洗反映了17世纪非常“合理”的清洁卫生标准。这种标准是经过思考的,是得到认可的,尽管在今天看来已毫无意义:无论是感觉,还是解释,都已改变。要找回的正是这种消失的感觉。

而且,还须打破原有的知识体系。例如,17世纪卫生准则的制定者不是卫生学家,而是礼义书籍的作者们;是习俗的实践者,而不是学者。知识体系的移位引起了卫生规则的逐渐扩充。

最后,这段进程也是附加手段持续增加的过程,或者说是对身体束缚不断增加的过程,甚至有可能导致“做作”。当然不是简单的束缚增加,这段历史可以说明的是,必须把卫生发展史与其他历史结合起来。卫生必然与人们的身体概念有关;与他们或多或少有点模糊的皮肤概念有关;也与他们更加模糊的生理概念有关。例如,正因为十六七世纪人们认为水能渗入体内,沐浴的地位才变得十分特殊:尤其是热水,被认为会使人体衰弱、毛孔张开、有害空气乘虚而入。这样,一种身体观念形成了。它有自己的发展过程 and 标准。这种观念使“感觉”愈加重要,卫生准则正与这种“感觉”有关。无论如何,它们的变化都无法脱离这种“感觉”,它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领域上。身体在承接这些准则

^① Norbert Elias 的 *La Civilisation des moeurs* (Paris, Calmann-Lévy, 1973, 1939年第1版,德语)是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著作。

的时候从来都不是“被动”的,甚至必须改变身体观念来推动卫生准则的发展变化。必须转变潜在的身体观念,例如那些有关人体功能或效应的观念。

这样,身体卫生的历史成了一部更广泛、更复杂的历史。这是因为,所有表明人体局限、反映其外表或指出其内部机制的观念首先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17 世纪的清洁卫生主要与内衣和最直接的外表有关。例如,它讲究物品的奢华,从细节上注重服装的象征意义。这种卫生观念与后来关注人体保护或身体抵抗力的卫生观念显然不同。这正如“宫廷”卫生准则与布尔乔亚式的卫生准则不同一样,前者注重偏向表面和外观的贵族式标准,而后者关心的却是身体能量和民族人口问题。对表层外观的注意力逐渐转向更复杂的,对生理力量、潜在抵抗力和能量的关注。身体卫生发展史也是一部社会发展史。

这里研究的是“卫生”一词的广泛意义,它与整个身体或可以代表身体的整套物品有关。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部分 令人不安的水

第一章 侵入人体的水 / 3

- 毛孔张开的皮肤
- 干式清洁

第二章 消失的行为 / 20

- 公共蒸汽浴室和盆浴浴室
- 私人沐浴

第三章 水在从前带来的欢乐 / 29

- 混杂的男女
- 违犯法规
- 上帝馈赠的欢愉

第二部分 与水无关的清洁

第一章 隐藏的和外露的身体部位 / 43

- 消灭寄生虫
- 脸和手的清洁
- 外衣代表身体
- 周围环境的清洁

第二章 皮肤和干净的内衣 / 64

- 内衣和汗水
- 内衣和目光
- 频繁换内衣
- 煞费心思的外表

第三章 外表 / 89

- 地位特殊的清洁卫生
- 有清洁作用的香味

第三部分 强健身体的水

第一章 皮肤的舒适感觉 / 107

- 全新而不同寻常的沐浴
- 讲求“感觉”
- 舒适的设备

第二章 冷水和新能量 / 130

- 有关冷水浴
- 冷水浴的实践

——激发身体潜能

第三章 自然和装扮 / 153

——健康与美容品的对立

——香料的双重迷惑

——“内里”与外表的对立

第四章 城市和住所周围的气味 / 166

——死亡的量化

——确定不卫生来源

——净化空气的水

第五章 沐浴和局部清洗 / 182

——浴室的增加

——局部清洗

第四部分 保护人体的水

第一章 观念的转变 / 195

——“卫生”一词的建立

——皮肤和能量平衡

——道德教化的抵制

第二章 水的广泛应用 / 207

——水和传染病预防

——水循环和公共卫生

——沐浴的社会等级化

第三章 理想化的穷人卫生 / 226

- 清洁的道德教化
- 教育
- 保持清洁的措施

第四章 消灭细菌 / 237

- 看不见的怪物
- 清洁的多重功用

第五章 浴室的私密空间 / 252

- 卧室的延伸
- 分格的淋浴间
- 卫生发展的推动力

结语 / 266

译后记 / 273

第一部分

令人不安的水

第一章 侵入人体的水

1546年,巴塞罗那鼠疫横行,粮食供给中断了。由于害怕被传染,邻近的城市和村庄与其中断了所有联系和往来。雪上加霜的是,五百人院派船只前往马略卡岛,希望能运回一些粮食,结果却被对方用大炮轰了回来。^①类似事件不断重演。中世纪末和十六七世纪,一旦有传染病爆发,任何接触都会被视为风险极大的行为。哪怕试图按照惯常的做法逃离被传染城市,也充满了危险,因为其他地方的人们有可能会公开以暴力对待这些出逃者。比如1628年,里昂居民逃往城外,可等待他们的是附近农民投掷的石块。最后他们不得不继续逃亡或回到里昂。^②1629年,埃克斯议会强制迪涅城的居民留在城内。周围的城市还在迪涅城外设置隔离带^③,实施武装监控,一旦发现有人要越过隔离带,就要放火烧城。鼠疫肆虐的城市成了没有出路的陷阱。

① J.-N. Biraben, *Les hommes et la Peste en France et dans les pays européens et méditerranéens*, Paris, Mouton, 1976, t. II, p. 98.

② J. Guiart, «La peste à Lyon au XVII^e siècle», *Biologie médicale*, Paris, 1929, n° 5, p. 5.

③ J.-N. Biraben, 同前著, 第二卷, 第167页。